

金沙县

绿笙

著

海风出版社
HAIFENG PUBLISHING HOUSE

金沙县

绿笙 著

海风出版社
HAIFENG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沙县 / 绿笙著. -- 福州 : 海风出版社, 2014.7

ISBN 978 - 7 - 5512 - 0155 - 1

I. ①金… II. ①绿…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5924 号

金沙县

绿笙 著

责任编辑 胡立昀

出版发行 海风出版社

(福州市鼓东路 187 号 邮编:350001)

印 刷 三明市华光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365000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4 印张

字 数 460 千字 图:10 幅

印 数 1 - 5000 册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512 - 0155 - 1

定 价 5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把民俗演绎成地域精神符号

——长篇小说《金沙县》序

茱 笙

这是个意外。

在这个凌晨的森林迷雾中，我点击关闭绿笙《金沙县》全书，窗外微微发亮，灰色的光线从山尖飘浮而下，虎头山牧云村的流岚似乎淌入我的眼眶。

我居然被感动了，被这部《金沙县》感动。

本来，我把自己调整到批评家的状态，才开始进入对《金沙县》的阅读。大凡为友人著作写序作评，我都要用批评家的心境来审视作品，这已经是习惯。在这种批评姿态中，老实说，很少有作品能让我摆脱理性。

然而，这趟却沦落于情绪化的心态，这是一个意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评论者的失偏，倒过来，却是反证了作家绿笙的成功。

《金沙县》故事时间跨越一个世纪，从张家大院到陈氏大厝，再到潘家商号，张、陈、潘三姓的家族交错，三代人的打拼，命运跌宕，世道沧桑，人生坎坷，那股执着，那份流连，那种隔世的亲情与爱情，尽在绿笙的恢宏叙述中扣人心弦。

剥开阅读的感动，对《金沙县》做一个文学感觉剖析，我们可以发现，这部小说的价值不仅仅是讲故事，更是中国东南民俗个性文化的呈现。我在《金沙县》里看到了许多闽江上游珍贵的历史民俗，在人物命运的变幻中演绎成了重要的地域精神符号。

小说从沙县南阳开始叙述，那里的罗岩庙是著名的太保公图腾文化发源地。太保公为保护村民献身，是由人到神的图腾形象，是善恶对抗的警示回响，是生命价值与浩然正气的复合文化。这个精神符号随着悠久的历史传说遍布沙溪河流域，并辐射到周边地区的县市，成为闽江上游最独特的文化元素，对于本土文化形态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太保公成为《金沙县》人文精神挖掘的一个文化基石。

沙县人特别讲孝道，孝的功用几近生产力。“孝”的精神在《金沙县》里成为几

代人前赴后继的发展动力。张家大院的成就不能满足张来福的精神需求,因为他要为祖宗培植后代却生了一个弱智儿子,于是,认了一个义子陈宗旺,以求尽孝。陈宗旺到张家大院的第三天,就将郭居敬《二十四孝图》挂于大坪围墙,对张家大院的伙计们宣布:百善孝为先,孝,不仅是孝敬父母长辈,更是一种对正义的敬畏,一个人只有心中守住了一个孝字,所有礼义廉耻才能守住。他恪守孝道,终成陈氏大厝之正果。潘益民为赢取岳父谅解,涉险商场,几度打拼,终成沙县商界典范,孝文化充斥了他的心灵。小说以失落在台湾的儿子回大陆南溪村寻父结束,使孝道精神呈现出没有结局的延伸。

小说将笔触集中在沙县商场历史素材的同时,浓墨书写了沙县肩膀戏。肩膀戏不是戏剧,是沙县历史悠久的民间艺术,成年演员肩膀上顶了一个孩童表演,早先采用民间最流行的小调打花鼓演唱剧目,后来采用南词曲调演出曲目,再后来发展到演出京剧折子戏,内容与形式都日益丰富。每当逢年过节,肩膀戏都要走街串巷演一番,很受民众喜欢,如今已成为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次走出国门表演。《金沙县》在叙述陈氏大厝故事中,用肩膀戏的传说来刻画了陈守业,历史传说的“玉枕轩”等题材都融入到小说之中,使人物形象踏实而丰满。在绿笙的描述里,肩膀戏既是商业行为,又是文化创意,是充满创造力的财富精神。

沙县小吃行天下,《金沙县》对这个素材的运用相当巧妙。老岳父考婿郎,提出不许用刀具又能做出扁肉的难题,婿郎急中生智,以木锤敲肉块为肉馅,做成了美味扁肉。许多神秘的沙县小吃历史传说,被绿笙运用到《金沙县》中,既成为人物性格刻画的素材,又成为情节发展的推力。更具人文意义的是,在这些描述中,沙县小吃独到的传承、创新、开放品质得到了彰显,并且衬托了小说人物的精神境界。

沙县是中央苏区县,这块红土地的红色文化元素浸透了整部《金沙县》。小说中既有毛泽东文章中提及的“卢兴邦匪部”素材,也有各种义军涉猎,大篇幅描绘了红军东方军解放沙县的传奇。在各种武装力量冲突中,张陈潘等各类人物的内心世界与命运跌宕起伏。这个家族无意中获得义军的神秘宝藏,然后又神秘地捐献给红军;家族中的张守义成为红军一员,协助东方军攻克了沙县城,然后在后来的一次游击战中神秘地失踪。这条故事脉络成为小说重要的情节线索,使《金沙县》笼罩在伟大的红色文化氛围之中,讴歌了这片红土地追求人类解放、敢于斗争、敢于牺牲的高贵精神。

应该看到,沙县旧时疆域广阔,曾经涵盖当今三明市管辖的永安、三元、梅列等全境及周边县份的部分村庄,是全部沙溪河流域的文化境域。这给绿笙的创作提供了历史真实空间,使他的文化提纯如鱼得水,得以将三明地域特色的许多主打文化元素融入《金沙县》之中,写的是沙县,说的却是闽江上游的历史民俗文化精髓。虚构的人物与情节,民间的传说与故事,从历史的真实到文化的真实,提升了从生活真

实到艺术真实的文学价值。

绿笙是三明小说家的领军人物之一,创作勤奋,注重涵养,不断地为文学界奉献新作品。多年前,我曾经与他探讨他的创作发展路子,我认定绿笙在民俗题材创作上有独到优势。2011年,他成功地创作了长篇小说《永安笋商》,获得良好影响,当时,我为他撰写了评论,做了一个“复活了一段闽人历史,展示了一场民俗盛宴”的创作特色分析。现今,这部《金沙县》其实也是《永安笋商》创作特色的崭新延伸,再一次验证了绿笙在历史民俗文化题材创作上的美妙才华。当然,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金沙县》仍然存在情节转折过于急促、人物形象运用不够充分等粗放因素,可是,它的感染力制造的阅读快感很可能会使人原谅这些美中不足。让人欣慰的是,从《永安笋商》到《金沙县》,无论是对历史民俗的消化提炼,还是人物刻画、情节故事推导,还是叙述描述技巧的运用,绿笙的创作水平都有新的升华。我以为,地域特色文化与民俗精神的叙述,造就了福克纳、莫言等无数优秀作家,证明了这是永无止境的文学创作领域,我很期盼绿笙能在这个语境再创新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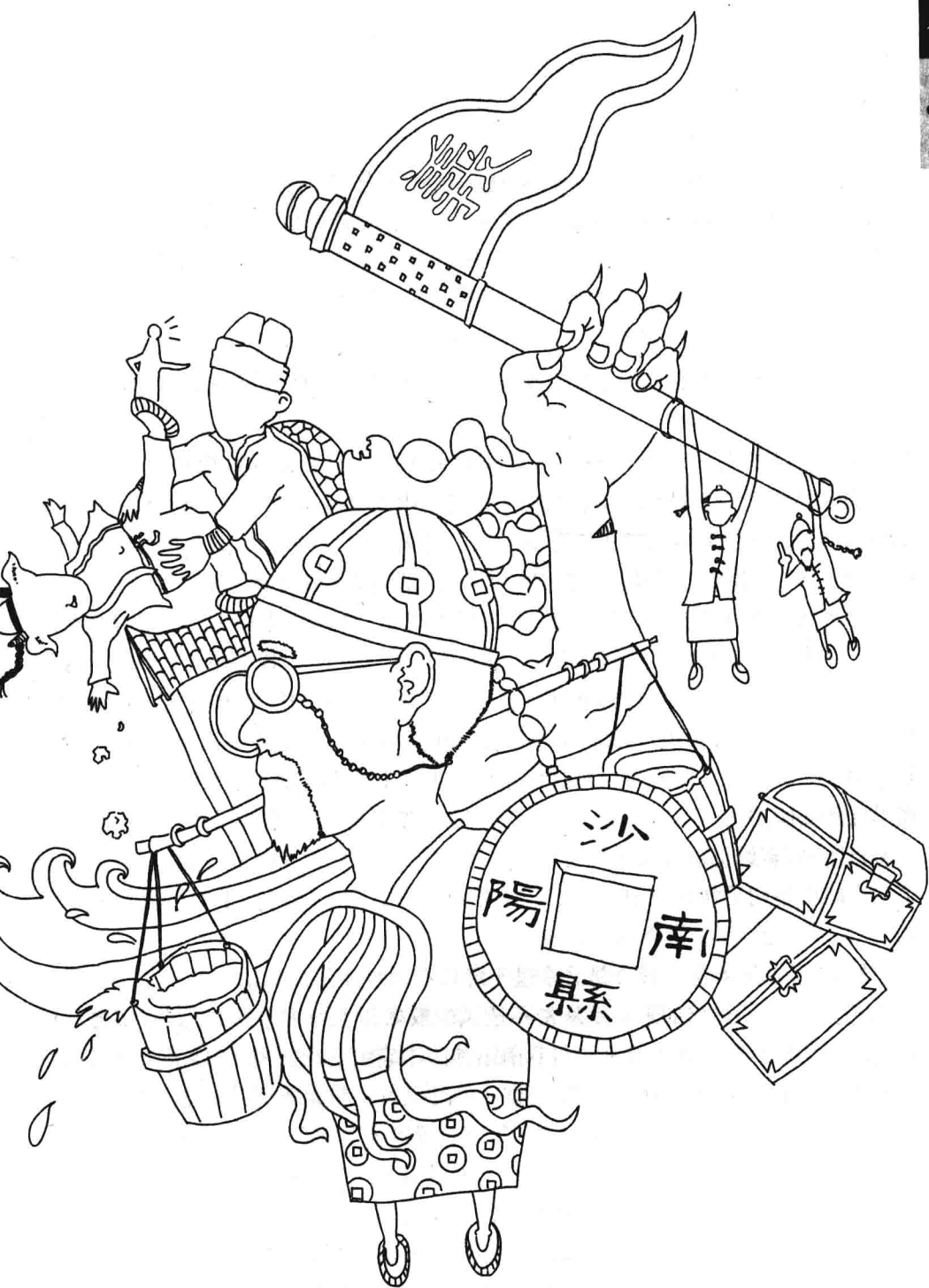
能够不断地突破自己,这是作家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

谨以此序期待一个更新的绿笙现象。

2014年4月3日于三明市牧云村

【黄莱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九届高研班评论家,福建省文联委员,三明市文联主席、作协主席。】

卷壹





张来福这辈子最高兴的是终于生出了张继业这个儿子，最遗憾的也是生了张继业这个儿子。

张家是沙县南阳首屈一指的大户，张家大院却只有张来福这棵独苗。因此，父亲在张来福刚满二十岁时就急急忙忙把亲自相中的家境不算殷实，但也算书香门第知书达理的夏茂一户姓何的闺女迎娶进门。这天，父亲对急于入洞房的张来福严肃地说：“儿子，紧着给我捣鼓！捣鼓出十个八个，我们张家人丁就兴旺了！”

张来福当然知道父亲这块心病，没有多少文化，靠着勤劳和头脑活络挣出张家这么一个大家业，财源广进的同时就为只有他这个独子而耿耿于怀，一脉单传，张家这细若游丝的血脉太让父亲寝食难安了。听了父亲沉甸甸的话和目光里那滚烫的期盼，一时顿感责任重大的张来福一颗渴盼新婚甜蜜的心也变得沉甸甸的，当他将娇羞的新娘裹入身下时觉得自己就像家里长工手上的那把犁，更要命的是父亲竟然还等在外头听房，为儿子加油说：“来福啊，紧着捣鼓吧。”父亲的话不仅让张来福吓得差点落马，新娘也被公爹的话弄得更加紧张了。一时间，甜蜜的洞房花烛演变成了父亲暗中密切关注的某种植植，此后张来福每次房事都变得小心翼翼而索然无味。

然而，欲速则不达。或许是父亲过于急切的期盼让张来福始终处于紧张的状态中，他觉得父亲那热切的眼光就从密不透风的蚊帐顶上照射下来，直到三年之后媳妇的肚子才好不容易鼓了起来。得到南阳神医李确定后，这一年已经五十九岁的张十万老泪纵横跑到华村罗岩太保庙里烧了一炷高香。只是天不从人愿，仅仅过了三个月，张来福的骨血就从媳妇身上莫名其妙地流走了。此后，这似乎成了一个习惯，何家千金的肚子像是抹了油总是坐不住一点张家的骨血，最夸张的是有一次，一直听从医嘱百般呵护着的张何氏只是伸手往丫环张开的衣袖里套，居然把眼看就要出生的张家血脉断送了。接二连三的打击让张家大院蒙上了一层看不见的阴霾，而就在准备张罗着做风水时，久盼孙子不能实现的张十万久忧成疾撒手归西，临走时指着张来福失望而语重心长地交待道：“家门不幸啊！儿啊，你不要泄气啊，你还年轻，

张家一定要有后啊!”

接过父亲临终嘱托的张来福没有听从让他娶姨太的父命。事实上,张来福对知书达理的张何氏一直疼爱有加,夫妻相敬如宾,就此也顶住了父亲一次次让他娶小的请求。为父亲办完后事的这个晚上,张来福对一脸凄婉之情的妻子说:“我就不相信我张来福就没有一个后!”这晚上的房事进行得有些悲壮,夫妻双方都抱着一种决绝的信念,什么张家的人丁兴旺,什么父亲的嘱托,都且不说,他们现在要紧的就是证明自己。当他们大汗淋漓地分开时,鸡鸣声已穿透夜幕传来。

张来福终于证明了自己,当张家大院里第一次响起婴儿的哭声时,这一年张来福已努力了二十年整整四十岁了。儿子满月后,张来福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携着妻儿来到父亲的坟上,他把已取名张继业的儿子粉嘟嘟的脸对着父亲坟头,泪流满面地叫道:“父亲啊,我们张家有后了!看看,看看,这是你的孙子张继业!等他长大了,我就要让他继承张家的家业!”他让张何氏叩了三个响头,要她再接再厉。张来福坚信有了这个开头,一切都顺理成章了,一定能圆父亲要他鼓捣出十个八个张家后人的心愿。

中年得子乃一大幸事,张家的生意和田山收成也天从人愿,越来越红火,张家大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但是三年过去了,张何氏的肚子再也没有鼓起来过,看着虎头虎脑的儿子一天天长大,张来福虽感美中不足心里亦暗暗感谢上苍了。然而,已经四岁的儿子却越来越与众不同,没有同龄孩子那样的灵光。比方说,张何氏从儿子开始学说话就教他算数,她苦口婆心教了四年,儿子却还无法记住十以内的加减法。这让张何氏暗地里非常担心和苦恼,但她不敢将这担心和苦恼与男人交流,张家大院里外的生意和田山都指着男人操持。也正因为忙碌,张来福并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儿子的成长,只觉得儿子长得壮壮实实的,碰到他会亲热地叫爸爸,这就够了,至于教子就让女人担当了。

其实,张何氏从儿子一岁开始就感到他与同龄孩子的不同了,首先是学说话,当别的孩子能连贯地表达想法时他只能简单地喊爸妈,然后一天天地觉出儿子的身体和脑子成长速度的不同,这让张何氏私底下又惊又怕。当她悄悄瞒着男人请来南阳的神医李为儿子相看后,一个结论简直像晴天霹雳。等丫环带走张继业后,神医李神色严峻地对张何氏说:“太太,实不相瞒,你儿子看来患先天弱智症!”什么?这怎么可能,张何氏脸色大变,嘴唇哆嗦着指指走出门的儿子背影说:“李医师,你……你可确定?”神医李摇摇头,说:“夫人,张老爷一直待我不薄,我也就讲实话,少爷这病怕是治不好,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智力却会停留下来。”当神医李悄然惜叹走后,张何氏明白儿子所谓的弱智症,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傻子!此后,张何氏又瞒着男人带着儿子到沙县找医师相看,结论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张家少爷无论长到多大,他的智商将永远停留在三四岁的阶段,甚至有可能越来越糟!此后整整三年,张何氏暗

中试图教给儿子同龄孩子该懂的知识，她这种努力有时候在短时间也收到了成效，比方说十以内的加减，但是几天之后他就忘记了！更要命的是，张何氏发现儿子对于某种游戏有一种特殊的爱好，那就是喜欢听石子扔到水里的声音，有时候，整整一个上午，他可以对着一潭河水扔着石头，听那水溅出来的声响而乐得“哈哈”大笑。

张来福直到儿子五岁，才在别人叫傻张的笑声中知道儿子是弱智儿的事实，当他从妻子张何氏嘴里得到验证时整个人瘫软在圈椅上，一口气憋着都要倒过去了，吓得张何氏招呼仆人又是按胸又是捶背。缓过气来的张来福从圈椅上跳了起来，指着夫人的鼻子还是半天没说出话来。这会儿张何氏倒是镇静了下来，她挥手让仆人们退去后方坐到了男人身边，慢慢地把事情的原委说了出来。话说完时，张何氏脸上早满满悲伤绝望的泪水了。她对依然愣傻住的男人说：“老爷，这都是我没用啊！我对不住你，对不住张家的列祖列宗。老爷，你就休了我吧，我是张家的丧门星啊！”张何氏垂头泣诉着，不敢看男人的眼睛。

在最初的震惊和绝望之后，张来福面对悲泣的妻子只能长长叹了口气，轻抚着女人抽动的肩膀，叹息般说：“这是天要绝张家啊！夫人，你又何错之有？你该早告诉我这些啊，别说了，这些年你一个人受着，我对儿子关心太少了，是我对不住你。天意不可违啊！”

这晚上，张家大院笼罩着拨不开的乌云，下人们走路都轻轻的，生怕触动老爷夫人那根悲伤脆弱的神经。只有五岁的张来福依然快乐地笑着，他那没有负担的笑声最终让张来福在一声长叹之后轻轻抱起了他。张来福对儿子说：“儿子，你叫张继业，不叫傻张！以后谁叫你，你就回来告诉爸爸，爸爸就收了他的田！”

张继业“嘿嘿”笑了，说：“爸爸。傻张是什么意思啊？”

张来福抚着儿子头的手停住了，他抬头看到了夫人捂着脸颤抖的手，没有回答儿子的问题，而是说：“儿子啊，你是张家的少爷，你以后还要娶少奶奶生好多好多的小少爷，这样，你爷爷就高兴了，张家大院就兴旺了，你懂不懂啊？”张继业当然不懂，别说是个弱智儿，就是正常的五岁孩子也不懂。但是，张家大院的老爷和太太却懂，是啊，他们这样开导自己：傻一点又有什么关系，也不妨碍娶妻生子吧？但是……但是弱智儿生的团仔会不会也是弱智呢？神医李没有给他们明确的答案。那么，一切只能听从天意了？

2

随着张家产业越做越大，张家傻少爷的名声也越来越响，到后来，整个沙县地界都知道南阳张家大院的少爷是个傻子。这让张来福明显地苍老下来，张家大院上上下下没人敢在他面前提少爷的名字，一提到少爷的名字，他就会莫名其妙地发火，一

向体恤下人温良敦厚的老爷变得敏感而喜怒无常,这让张家大院被紧张的气氛包围了。男人的变化在张何氏意料之中,她依然耐心地教导儿子识字识数,每当儿子学会一个字,她就会拿着他写得歪歪扭扭的字给男人看。张来福对夫人的固执没有办法,这天晚上,他看着儿子写的“张继业”三个字,忽然长叹一口气说:“夫人啊……你……好,他懂得写自己的名字,也算是对得起张家了。”张何氏对老爷冷淡的口气不以为意,轻声说:“老爷,你娶个小吧。”

张来福转过身来,看到的是女人的背影。

这一年,已经十岁的张继业对于扔石头听响声的游戏已达到痴迷的程度,南阳人都知道张家少爷有这样一种奇怪的爱好的,而这爱好因为一次事故让张何氏不得不加以节制。

这时候,张家大院上上下下都已知道小少爷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就是要人陪着他到镇边的洛阳溪扔石子玩,只要陪少爷玩得开心,夫人就会有赏。这差事就落在张家大院年纪最小的仆人小六子身上。小六子打小在张家大院长大,十七岁的小六子人虽然长得瘦小,却聪明伶俐,原本是跟着侍候老爷的贴身随从。见儿子每天都要在洛阳溪的深水潭旁扔石头,张来福无奈之下就把小六子拨给太太使唤,目的是让小六子贴身跟随着少爷,免得有什么意外发生。张何氏当然明白男人的用意,原本打小她就一直把孩子带在身边,现在十岁的孩子虽然智力不行,体力却是充沛,她已无法整天跟着儿子爬上爬下了,有小六子形影不离地跟着,她也就放放手了,老爷成天在外张罗生意和山田,张家大院内一大摊的家事也有让她操不完的心啊。

就这样,小六子成了少爷的贴身玩伴。小六子乐于当这样的玩伴,这比他从前跟着老爷跑东跑西的,还得成天揣摸老爷的心思轻松多了。更让小六子感到高兴的是,跟着这么一位哄着玩的傻少爷,他在张家大院的地位反而比跟着老爷时更高了,因为这是张家未来的当家人,再傻也迟早会在老爷归西后接掌张家的门户,到那时自己就是开国功臣。不错,开国功臣,不识字却懂得许多戏文的小六子是这么认为的。也因此,他非常尽心地陪少爷玩,只要少爷玩得高兴,太太也就高兴,张家大院上上下下也跟着高兴。慢慢地,小六子成了少爷最大的依靠,甚至有时候还超过对母亲的依赖,小六子在太太跟前的地位也直线上升。同时,自从去年张来福狠狠心让儿子自个一个房间睡后,小六子更成了每天少爷一睁眼就要看到的人。通常情况是,张继业一睁眼一吱声,睡在隔壁房间专门陪少爷的小六子立马就会推门来到床前,询问少爷今天咱们玩什么。事实上,到了十岁这一年,张何氏也终于放弃了让儿子识字识数的梦想,正如神医李所说的那样,儿子的智力似乎永远停留在五岁那一年,他脑子里存的东西已满了,失望的张何氏现在对儿子唯一的愿望就是顺顺利利地长大,等长大了说门亲,指望生出聪明的孙子,这就够了。

每天早上一吃完早饭,小六子口袋里揣着太太支给的银子跟着少爷出发了。绝

大多数时候少爷就在南阳的地界，最喜欢去的也就是镇边那几口深潭，一下一下往潭里扔小石子，听“咚”的那一声响，然后乐得开怀大笑。少爷笑，小六子也陪着笑，可心底里却在思谋着今天把这些银子玩个什么新花样。南阳地方不大，这一主一仆很快就把街上好玩好吃的都玩遍了吃遍了。有时候，小六子就怂恿少爷到琅口镇玩，沙县有话“有钱没钱，琅口过年”，好玩的地方多了，况且琅口紧邻着沙溪河，隔河就是沙县城。当然，这样的要求也不能提太多，十天半个月的去一次，爱子心切的太太还是会答应的。到这天，小六子就陪着少爷坐着张家大院的马车风风光光地到琅口玩上一整天，花着太太额外多给的银子，而傻子少爷面对着宽大的沙溪河只要有石子扔，哪管吃什么，一碗清汤面就足够了，回头太太问少爷：“儿啊，今儿个玩得高兴么？”少爷一句话：“嘿嘿，高兴。”就这，小六子就得了太太的赏。

当然，到琅口镇的机会是很少的，虽然小六子精明，每次少爷也被他侍候得很高兴，但太太还是不放心的两个孩子离开南阳。因此，他们玩的范围大都还是在南阳地界。这对于傻少爷张继业来没什么，现在他是越来越喜欢往水里扔石子了，只要有这个游戏，他就会理所当然地高兴。当然，少爷毕竟是少爷，尽管傻，可还是有少爷的脾气，有时是让人防不胜防的。比方说，有一次走在南阳街上，一个扛着锄头的农人指着他说这就是张家大院的傻张啊。这天不知是不是因为没扔够石子的原因，傻少爷居然真的对父亲报告有人叫他傻张的事，结果，这位租种张家田地的佃农的田被张来福收回，害得他托账房说尽了好话才让老爷消了气。少爷玩扔石子游戏乐此不疲，对于心思活络的小六子来说却是枯燥无味，久了，有时候，他就会用太太给的银子临时雇一个小孩陪着玩，自己一掉头却躲进镇上的赌场玩个痛快。小六子一进赌场，赌场的老板就知道他口袋里有张家太太给的银子，那巴结的样子让小六子很受用，觉得自己这时候是一位主子而不是侍候一位傻少爷的仆人。渐渐地，小六子在赌技提高的同时，也慢慢有了赌瘾，这时，让他最难受的就是太太给的银子太少了。

这天阳光灿烂，照例由小六子陪着张家少爷到南阳街上闲逛，小六子正思谋着怎么哄少爷，没想到路过赌场门口，这傻少爷居然挺贴心地对小六子说：“小六子，你去换大钱，我自己玩，嘿嘿。”我的好少爷啊，小六子没想到这傻瓜这么理解他，如果不是看他傻笑时嘴角挂着的那注习惯性口水，都有些怀疑他是不是一下子变聪明了。得了少爷指令的小六子掏出口袋里的几个铜板扔给早候在一边的几个毛头小孩，让他们陪少爷去扔石子，特别还嘱咐到那口浅的水潭。

小六子迫不及待地溜进赌场，这边傻少爷张继业也迫不及待地往洛阳溪边走，因为这几天父亲在家里，他已有整整三天没听到他最喜欢的声响了，他选择了镇边那口深水潭。一到洛阳溪边张继业就撸起了袖子一副摩拳擦掌的样子，他用袖子把垂到胸前的那口涎水抹去后，指挥他们说：“你……你去捡石头，捡多多的，扔……我

……”一把扯过最小的那个小孩，笑嘻嘻地说：“嘻，我们来比赛谁扔的声音响，好不好？”这个比张继业还小三岁的小孩把快流到嘴边像一条青虫的清鼻涕用力吸进去后，说：“好，我们看谁扔的远扔的响，你输了得给我买冰糖吃。”

这时，几个小孩早已从河滩上捡来了不少小石子，张少爷和对方拉了钩以后比赛就开始了。说好的扔十个石子，而为了扔得更远，两个小孩都不自觉地离水潭越来越近，当张继业用尽力气扔出一个石子后，随着身体的前仰一脚滑进了水潭。

万幸的是听到小孩们的惊叫声，恰巧路过的几个下地干活的农人跳进了水潭，将灌满一肚子水的少爷拖到了岸边。

这个晚上，张家大院气氛凝重，当太太张何氏陪着神医李诊看完少爷，确信这回张家少爷算是从鬼门关里捡回一条命后，她慢慢走到了大厅。这时候，从晚饭后就跪在张家列祖列宗面前的小六子双腿早已麻木了，而他的心更加麻木，知道这一回他是完了，以后再也没有陪少爷玩这么轻松的活了。听到太太的脚步声，小六子就哭了起来，说：“太太，我对不起您，对不起老爷，对不起张家列祖列宗，你说我怎么就那么浑啊，偏偏这时候就肚子疼，就不能忍这么一刻再上茅房，我是真浑啊，真没用啊。”其实，在事情发生后，得知消息的小六子赶到溪边时，看少爷缓过劲来了，脑筋在转动之间当下就把还没输掉的那些碎银子都掏给了在场的人，一连声要大家替他保密，千万不可说他不在现场，否则这回他就得死在张家大院了。他的哀求和银子起了作用，大家答应不说出事情的真相。现在，小六子一连声的哭泣之后，又开始扇自己的耳光了。但他只扇了两下，太太就发话让一直站立在一边的管家陈宗旺制止了，她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小六子，你好大的胆子，你这是要断张家的根啊！”说着，她的手重重拍打在八仙桌上。

小六子叩了一下响头，哭泣着说：“太太，我不是人，我辜负了您的托付，我……该死……请太太责罚我吧。”

“责罚你有什么用？如果今天少爷没了，就是把你绑去沉潭陪他，也换不回我们张家这唯一的血脉啊……”张何氏说着说着，被自己的想象吓得收住了话。

然而，张家大院向来是体恤下人的，并没有对小六子进行什么身体责罚，只是罚小六子打扫猪圈，每天挑猪粪下地干活。小六子被发配到猪栏干活，和几个长相粗陋的长工妻子一起伺候臭烘烘的猪，仅一个月，原本细皮嫩肉的身板就受不了了。不仅身板受不了，还有大院里下人们的嘲笑，因为小六子仆随主贵，一直跟着老爷后来又跟了少爷成了太太眼里的红人，又几时把那些干粗活的同伴们看在眼里？现在他落难了，风言风语就免不了了。

没有人知道少年小六子内心的怨恨，他埋头打扫臭烘烘的猪圈，在发泄般踢着猪时就恨那个张家傻少爷，都是傻少爷害了他，凭什么他这么聪明的人侍候一个傻子成天扔石子玩？那潭水淹死那个傻子多好。然而，这么想了，小六子却心里一惊：

不能死，傻少爷可千万不能死，只要他侍候好傻少爷，在张家大院才会有出头之日，而且他相信除了他，谁也不可能把傻少爷侍候得那么舒服。果然，一个月后，少爷张继业哭闹着到臭烘烘的猪圈里找小六子来了。

当儿子拉着身上还沾着一些猪粪的小六子站在面前，吵着就要小六子陪他玩时，坐在圈椅上的张何氏轻叹了一口气，将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儿子揽到胸前，掏出手绢细细地为儿子擦拭后，对等待着她发话的管家无奈地挥挥手。

小六子在跪地向太太保证的同时，内心里悄悄地笑了。

当然，不可能有人会体察到一位十七岁少年如此深的心机，更没有想到他对于张家大院的命运会产生那么致命的影响。

3

就这样，经历落水事件后的小六子又成了张家少爷贴身随从，张家少爷依然在小六子陪同下玩最喜欢的扔石子游戏。然而，儿子落水险些身亡的事件给张家大院无疑是敲响了一记警钟，虽然让小六子恢复了陪玩的身份，但张何氏还是严令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形下不能让少爷再到洛阳溪边玩扔石子游戏。什么叫万不得已的情形？原来这张继业少爷自从上次溺水受了惊吓之后就添了一个新毛病，一激动起来就会抽风，四肢抽搐口吐白沫，神医李诊治为羊角风，同时也进一步确诊张家少爷智商因了这病更不可能有所进步了，甚至可能随着羊角风的发作而越来越傻。已经够傻了，还越来越傻？天啊，知道这个结果的张来福彻底绝望了，从此多了个借酒浇愁的爱好。

小六子为了保住自己好不容易失而复得的美差，也不敢违背太太的旨令，只有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寸步不离地守在少爷身边玩扔石子。不能天天扔石子投河听响，儿子明显没有精神，这让太太痛在心里急在心上，这天她就把小六子叫来问他怎么能哄少爷开心，不让少爷情绪过急发羊角风。

小六子眼珠子转了转，琢磨着女主人的心思，想着怎么措词。

张何氏就咳了两声，拉长声调说：“小六子，你成天和少爷在一起，就拿不出个法子？我说张家养这么多奴才有什么用！”

小六子还是欲言又止的样子。

张何氏把茶杯轻轻一顿说：“小六子，问你话呢，你耳聋了，难不成想去洗猪圈？”

小六子忙说：“太太，法子倒是有一个，就怕老爷责罚小六子。”

张何氏不耐烦地说：“起来说话，只要能让少爷高兴，少去河边扔石子，还有什么会让老爷不高兴的？”当小六子轻声说出那个法子后，张何氏脸色沉了下来，接着又长吁一口气，挥挥手让小六子退下说：“这事可不能让老爷知道，只要能哄得那个冤

家高兴别发了病。”一边就把一直站在门口听使唤的贴身丫环春香叫了进来。

那边小六子按捺住内心的喜悦跟着春香屁颠颠地走了，这边张家大院的女当家人却眼里含上了泪在心里念叨着：太保公保佑啊，保佑张家这根独苗长大，怎么地也得给张家传个后啊。一边在心里就想着得抽个空上罗岩祖庙给太保公上上香。

你道小六子想的是什么法子呢？原来前天张少爷想去洛阳溪边听石子落水的声响，小六子被缠得没有法子，在张少爷哭闹得不行的时候，忽然灵机一动想了这么个办法。他哄着少爷上楼观风景，看到有村人挑着满满的一担水往楼下走过，让少爷往楼下的水桶扔石子。事先没有准备好石子，小六子就掏出口袋里太太支给的碎银子让少爷当石子扔。此招果然奏效，张家少爷有了这个新游戏一时就高兴得大喊大叫。特别是看到水溅了别人一身一脸，更是兴奋得手舞足蹈。扔水桶比往河潭里扔石子听响难度大多了，正是这难度让张家少爷更有了兴趣。小六子呢，过后就悄悄地找到这个担水的人，把其中一半的碎银子要回来。

此后，张家少爷迷上了从楼上往水桶里扔银子听响声的游戏。张何氏悄悄躲在一边看儿子玩游戏时所显示出来的精明，几乎怀疑儿子的智商是不是恢复了正常。她也试过让小六子把碎银子换成以前扔河潭的小石子，张继业对此却分得很清楚，非要碎银子不可。张何氏并不心疼银子，张家大院有的是银子，就是儿子天天扔也供得起，她担心的是被老爷知道，因为自从老爷爱上杯中之物后脾气是越来越大了。因此，张何氏严令张家大院上上下下都不能将此事告知老爷。

终于，除了张家老爷蒙在鼓里，整个南阳都知道张家少爷喜欢玩这游戏。有好事者就有意挑着水绕远路往张家大院围墙外走，希望能碰上张家少爷往自个水桶里扔碎银子的美事。张何氏给小六子私下订了规矩，不能让人说张家大院小家子气，凡是落到水桶里的银子一律就由担水者取走，也算是张家对乡邻们做善事。当然，张何氏不知道，这落到水桶里的碎银子有一半得回到小六子的腰包。自然，用碎银子扔水桶的游戏不可能天天进行，或者什么时候进行，这些都没个定数，一切都取决于傻少爷张继业。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一向没有任何主张的傻少爷在用碎银子扔水桶这件事情上却很有主见，当他挂着一挂涎水越来越准地扔中从楼下走过的挑水者水桶时就像个精明的猎手。于是，南阳人开始暗暗传开张家大院傻少爷是《水浒传》一百单八将中的“没羽箭张青”转世，一手扔石子的功夫就是明证，为什么会变傻了呢？是上天怕他再来大清朝造反。你看他虽然傻得拿银子听响，可却没有傻到不停地扔，这就是说他扔石子时是张青呢。

张家少爷少扔银子这就让小六子不太痛快，有时候张继业居然连太太让春香拨给的定额都没用完就收手了，傻哈哈地对小六子说，要细水长流。哇，一个傻子都懂得细水长流？是不是扔碎银子把脑子扔开窍了？小六子审视着少爷依然的傻样百

思不得其解。

传言传到张何氏耳里时，她正对着请到家里的那尊太保公神像上香跪拜。自从儿子添了羊角风的毛病后，想着经常去罗岩山给太保公烧香不便，张何氏就着人到庙里请了一尊太保公供在家里，每天早晚让仆人烧香添油，凡初一十五则必定亲自准备供果跪拜，祈求太保公保佑张家这一线血脉好赖长成后延续下来。这天又逢十五，一大早她就到这太保堂里烧香。听到传言张何氏并不以为意，只在心中暗叹：扔石子有准头又怎样？张家大院又不能靠扔石子发扬光大。更让她揪心的是，虽然耗了那么多的银子哄儿子开心，可随着儿子的长大，他发羊角风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了，很显然，除了在扔石子时可以看到儿子脑子里尚有一线的灵光，他的智商依然在原地踏步。现在，张何氏担心的是若神李医诊断准确，那么，随着羊角风次数的增加，也许等儿子长大给他娶一房媳妇传宗接代愿望都会落空。当张何氏将手上的三炷香插到香炉里时，一个急切的念头更加迫切了。

这晚上，在外应酬回到家的张来福醉醺醺地来到大厅，被昏暗油灯下坐在厅堂上的张何氏吓了一跳。张来福借酒浇愁，却一直对太太尊敬有加，或可以说心中有几分惧内，虽然知书达理的张何氏对男人从来都轻声细语，而张来福最受不了的也就是他酒后太太的轻声细语，总是能躲就躲。这会，他看到张何氏酒自先醒了一分，一个醉步差点跌倒，紧着扶住八仙桌，不敢看她的眼睛，自嘲着说：“琅口刘老板这笔生意做得爽快，就……就高兴多喝了两杯……夫人怎么还没睡？下人呢？春香呢？这个死丫头懒到哪去，也不来侍候太太。”

“我让她去睡了。”张何氏起身扶张来福坐到了上首的太师椅上，又为他斟了一杯热茶，轻声说：“老爷，你坐着，今日我还得把此前的话说一说，你应也罢不应也罢，这回你一定得听我的。老爷。”说着，张何氏对着堂上跪了下去。

女人这一跪，男人酒意又醒了三分，一口吞下热茶，忙伸手扶妻子，说：“夫人，你别这样，我答应你不再成天喝酒了。今日……确是……确是刘老板盛情……你……你起来说话……”

“老爷，我这不是跪你，我这是跪堂上的张家列祖列宗。”

“你……夫人，你这是什么意思？”

“老爷，你就再娶个小吧，张家不能就指着继业这颗歪瓜了。”

张来福长叹口气说：“夫人，你这是逼我啊。我们不是说好的，等继业长大了就给他娶亲，他虽然脑子不行，可为张家大院传个后总是可以的吧。嗨，你看我这五十岁的人了，成天一大摊事，哪有心思娶什么小啊。再说……再说你过门时我就答应你爸不娶小，我不能对不起他老人家在天之灵啊。”

“老爷，我爸在天之灵也一定会希望你娶小的。老爷，你若要我活人，让我在张家列祖列宗面前能活人，就应承了吧。我都想好的，春香屁股大奶大，是生养的身

坯，打小又在张家，知根知底，性情也好，我们也不必在外头张罗，你就把她收了做小，我和春香都说好的，下月初一就是好日子，就把这事办了吧。”

张来福面对长跪不起的女人愣住了，一时眼睛发热，哽咽着说不出话，半晌伸手拉妻子说：“起来，夫人，你先起来说话。”

“不，老爷，你若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张来福无计可施，在厅里急得转圈。

“春香，你还等着什么？还不出来给老爷跪下！”

随着张何氏的话，早候在后堂把一切都听着的春香怯生生转到了大厅。她不敢看老爷的脸，也不敢看太太的脸，只是低着头绞着两只无处着落的手轻声说：“老爷，太太……我……”

“春香，你不是早答应我了吗？到这时候又反悔了么？难为我疼你一片心，临了张家要求你，你却……”张何氏失望地泣声道。

春香听言“扑通”一声跪在了老爷面前，说：“老爷，春香……不敢想……春香……是太太都给春香跪下了，我……”

到此时，张来福一切都明白了，他一声长叹，伸手要将跪在面前的太太拉起来，说：“夫人啊，你……你这是何苦呢？一切有命，天亡张家又能如何？”

“我不信命，老爷，我信太保公，昨日我和春香上罗岩庙在太保公面前为你求了签。老爷，上上大吉啊。老爷，你就应承了吧。啊？”

张来福看着女人眼里水雾般兴起的期待，腿一软，也对着堂上张家祖宗牌位跪了下去。一时间，一直在眼里打转的热泪终于慢慢淌了下来。

五月初八，端午节过后这天是请风水先生算定的好日子，五十岁的张来福将妻子二十岁的贴身丫环收为二房。这一次张来福当然没有了初次新婚之夜的忙乱，更想着没有父亲在屋外的发号施令而身心自由，待将赴宴席的客人一一送走后，已有八分酒意的张来福进入洞房并不急于行动，他掀去了春香的红盖头后，对一脸羞色光彩照人的新娘只是扫了一眼，说：“来……春香，陪我再……再喝一杯酒。”当春香将酒递到他的手上时，他却嘻嘻笑了两声，趴在桌上睡去了。

第二天，一直在房外倾听动静的太太把二姨太春香训斥了半天，责骂春香怎么不想法子让老爷上身，待说得春香脸羞得像一张红纸后又指示说：“你长了那么大的奶，就不信老爷不好这一口。”事实上，与太太急迫心情不同的是新婚之夜无所事事的老爷，在第二天晚上照例在外对付生意而喝得烂醉回屋倒头就睡，第三天赶到沙县张家瑞丰布店处理紧急生意，这一待就待了五天，直到第六天才一身疲惫地回来了。回到张家大院竟也没像往常一样必定先到太太的房里吱应一声，只将管家陈宗旺叫到书房里，太太吩咐来听动静的丫环听得书房里算盘“噼里啪啦”打得山响。当然，后来才知道，张家这两年的生意做得并不风顺顺水，几桩大的生意失败后，张家